

胡晓暉◎著

鳳舞天下

编钟传奇
曾侯乙

一部展示青铜时代霸道与礼乐的悲壮诗篇
一篇饱含阴谋与爱情的春秋音乐史诗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崇文書局



胡晓晖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舞天下:曾侯乙编钟传奇 / 胡晓晖著. — 武汉:崇文书局, 2009.4

ISBN 978-7-5403-1477-4

I. 凤…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001 号

凤舞天下——曾侯乙编钟传奇

著 者:胡晓晖

责任编辑:胡英

出版发行:崇文书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20 楼 430070)

印 刷: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2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15

字 数:23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3.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CONTENTS 目录

序 幕	礼崩乐坏	004
第一章	凤舞幻影	009
第二章	梦泽山鬼	020
第三章	豆萁相煎	033
第四章	维系天命	051
第五章	濮水之罪	062
第六章	巫咒除恶	078
第七章	小雅之乐	095
第八章	珠玉失和	106
第九章	社稷为重	117
第十章	螳螂捕蝉	130
第十一章	王者所为	144
第十二章	天下绝唱	166
附	电影文学剧本	183
后 记		238

序幕

礼崩乐坏

残阳如血，流云似火。

烽火戏诸侯的周天子被狄人赶到东都洛阳后，大周天下就一天天走上末路。

此时的东周，虽说已经百年，离烽火戏诸侯的幽王也有数代，但却依然一蹶不振，天下诸侯渐渐都不将天子放在眼里，就连一年一度的朝贡也只有不多的宗室诸侯前来，而一代代的天子们也渐渐失去祖上文王、武王的智勇，安于关上洛邑的城门，自足地当自己的天子，好在众诸侯虽然看不上天子，却也没有谁敢公然危害天子和宗室的。

只是，让天子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窝里却反了起来。

一向以礼法立天下的周王室发生了太子立位之争，二王子仗着母亲是晋国宗室之女，依靠强大的晋国，兵发洛邑，公然抢位。仓皇之下，周天子躲到内宫，闭门不出。

五月的洛邑大街喧闹声响成一片，出入市场的车马行人似流水般源源不绝。忽然，急促的马蹄声响起，一位汗流满面的御车者疯狂地挥舞着马鞭，驱车直向巍峨的王宫驰去。一个白发苍苍身穿锦绣官袍的老者坐在车上，不停地向后张望。在他们的身后，是紧追的几辆战车，战车上高扬着晋国的战旗。

战车惊动了早市的百姓们，众男女老少扔下手中的东西，顾不上路边的摊位，个个落荒而逃。人们惊恐地喊叫着，你挤我撞，四处奔跑。一个小男孩被挤倒在地，惊骇地哭喊着妈妈……而此时披头散发的母亲也正在混乱的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孩子，可急于逃命的人们谁也顾不上这对可怜的母亲，争先恐后地逃进小巷中。

喧嚣声中，又一队兵卒簇拥着一辆高车出现在长街上。车上站立着身披金甲、手挥玉柄青铜长剑的二王子。

高车呼啸向前，二王子冷冷地看着四散而逃的百姓，不停地狂吼：“杀杀！全都给我杀了！”

倒在地上的小男孩刚刚挣扎着爬起，已有六七只长戈狠狠扎进了他的身体，鲜血飞溅中，小男孩甚至来不及发出一声呼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大街上只留下二王子野兽般的狂笑声。

王宫大门外，排列着两队身披皮甲、手持长戈的护卫武士。一个腰佩青铜长剑的武将站在众护卫武士身前，神情威严。

看到马车飞驰而来，武将立刻上前一步，握住剑柄，一边挥手，一边厉声大喝道：“天子宫前，禁止喧哗，停下！”

马车上的老者名叫姬甫，官居周王室大宗伯，是一位性情耿直、一身正气的老者。他一直劝谏天子遵守礼法，速立大王子为太子，以安宁人心，重振王室威信。天子也想立大王子为太子，无奈二王子身后的晋国太过强大，故一直不敢作出决断，以至大宗伯对此事忧心忡忡。

马车停下后，姬甫跳下车，跌跌撞撞走到宫门前，请求入见周天子。

“天子有令，近日不见朝臣。”武将大声说道。

“老夫今日定要见到天子。”姬甫说着欲强行入宫。

武将“唰”地抽出佩剑，寒光闪闪的剑锋直指姬甫的胸膛：“没有天子的宣召，任何臣下不得擅入宫门！”

姬甫闻言一怔，抬眼看了看巍峨的宫门，他猛然后退一步，一下跪伏在宫门前，仰天大呼：“天子，天子！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您的王子们都在干什么！”

武将看着他不停地呼叫，不禁有些焦躁，忍不住劝说道：“大宗伯，您老人家还是回去吧。天子早已下旨，不见任何臣下。您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有用啊。”

姬甫并不理会武将，仍是不停地以头叩地，不停地呼喊：“天子！天子！天子！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吧……”

隆隆的车声和众兵卒的喧哗声徒然响起，直向宫门逼来。

武将惊恐地抬起头，看见众兵卒已簇拥着二王子呼啸而来。

“不好，二王子来了，快，快关上大门，关上大门！”武将说话声中，已急步退进宫门，命众护卫武士迅速关上宫门。

此时，重重宫门之后的王室正殿丹陛下，王室乐队正在排练乐舞。

乐队呈长方形，北方是一组石磬，东方是高大的建鼓，在鼓、磬之间，错杂摆放琴、瑟、笙、排箫等乐器；西方和南方是曲尺竖立的六十四件青铜编钟。

这六十四件编钟不是寻常的编钟，是用九州诸侯奉献的九州赤铜，集天下铸钟高手的技艺合铸而成。寻常的编钟，只能发出五音。但这些编钟，却可以发出七音。

一个站立的乐师十分醒目地手舞巨型撞钟棒，敲击着编钟。这位乐师姓姬名乙，乃周天子分封的同姓诸侯国曾国的公子。他虽是曾侯的长公子，但因不为曾侯所喜，遂逃到洛邑，在周王室任乐官。

数十位舞女在典雅深沉的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舞蹈的队形隐约现出凤鸟的形状。

年近五旬的周王室大乐正师孟徘徊在众舞女前，皱眉苦思。忽然，他似想起了什么，陡地大喝一声：“停下！”

众乐师和舞女纷纷停下，不解地望向师孟。

师孟挥了挥手，疲惫地说道：“今天不排了，大伙儿散了吧。”

众乐师和舞女纷纷退出正殿，只有师孟和公子乙留下来，大殿上一时显得格外空旷。

师孟望着公子乙问道：“乙儿，这乐声是不是不对？”

公子乙点了点头，神情严峻。

“唉。”师孟叹道，“钟声殷殷若雷，分明是杀伐之音啊。凤舞之曲的主旨乃是包容天下、万民和谐、止戈修德，怎么可能出现杀伐之音呢？”

公子乙低下头，惭愧地道：“都怪我，是我无法准确地领会师父的指教，以致在钟声中奏出了杀伐之音。”

师孟连连摇头：“这怎么能怪乙儿呢？你完全是依照我定出的曲律在演奏啊。看来还是我的德行太过浅薄，无法领会先辈们的博大胸襟，难以再现凤舞之曲。”

“天子……天子……”一阵风吹过，殿外隐隐送来姬甫的呼喊声。

公子乙抬起头，诧异地望向殿外：“好像是大宗伯？”

师孟转过身，仔细聆听：“啊，正是大宗伯。我们去看看吧。”

师孟和公子乙匆匆走出正殿，沿着殿外的甬道循声而去。两人气喘吁吁地赶到宫门前时，见武将已关上了宫门。

“将军，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宗伯呢？”师孟顾不上行礼，焦急地问道。

“大……大宗伯在宫外……”武将一脸的惊恐，“二王子，二王子带着兵卒杀来了……”

公子乙大吃一惊：“二王子一向视大宗伯为仇敌，将军此时关上宫门，岂不是将大宗伯推入到了虎口之中？”

武将：“这个，这个……”

“这什么，快将大门打开！”公子乙上前拉开兵卒，抱着木柱向一旁推去。

“千万不能开门，二王子若是杀了进来，大伙儿……大伙儿全都没命了。”武将慌忙扯住公子乙的衣袖。

公子乙愤怒地斥责道：“天子让你守护宫门，是信任你的忠勇之心，是信任你手中的长剑，不是让你见到了危险，就躲在宫门后面。”

武将满脸红涨，说不出一句话，但仍死拉着公子乙的衣袖不放。

公子乙甩开武将的拉扯，拼出全力向木柱推去。

师孟奔过来，与公子乙合力推着木柱。

众护卫武士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上前阻拦。

看着紧闭的宫门，姬甫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他猛地站起来，转过身，怒视着呼啸而来的众兵卒。

众兵卒仿佛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不自觉地停了下来。二王子站在高车上，冷冷地注视着姬甫，眼中露出凶光。

姬甫毫不畏惧，凛然斥责道：“二王子，你竟敢以兵车逼近天子宫门，眼里还有礼法吗？”

二王子冷笑道：“礼法，礼法能让我成为太子吗？”

姬甫道：“我大周王室以礼乐之道治天下，你抛弃了礼法，就是抛弃了王室的列祖列宗，抛弃了天下万民。纵然你得到了太子之位，又岂能长久？”

“如今的天下，早已是霸道横行。你这等老朽之徒不思进取，只知死抱着礼乐之道不放。我大周衰微至此，正是因为有了你这帮老朽之徒。”二王子说完，将长剑插回鞘中，取出一柄朱漆硬弓，搭上羽箭，对准姬甫。

姬甫迎着羽箭，傲然挺立。

二王子阴沉着脸，喝道：“老家伙，你当真不怕死？”

姬甫道：“死得其所，有何惧哉！”

“好，我成全你！”二王子眼中凶光大盛，陡然松开紧扣着弓弦的手指。

风声大作，锋利的箭镞直向姬甫的胸膛飞来。

“啊——”随着姬甫的一声惨叫，他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二王子盯着地上的姬甫，冷冷一笑，向后猛一挥手。众兵卒簇拥着高车，迅速退去。

宫门前只剩下仰天躺在地上的姬甫，箭镞深深地插在他的胸膛上，鲜血漫出，染红了他的官袍。

这时，宫门轰然打开，公子乙和师孟从门内冲出，奔到姬甫身旁，跪伏下来。

公子乙扶起姬甫，声音哽咽地喊道：“大宗伯，大宗伯！”

姬甫嘴角透出微笑，气息微弱：“凤舞，凤舞之曲排练好了吗？”

师孟眼中含泪，颤声道：“大宗伯，您放心，我们……我们一定会让凤舞之曲重现人间。”

“记……记住，不论……不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要抛弃先王的礼乐……”姬甫话未说完，身子徒然一颤，停止了呼吸。

“大宗伯！……大宗伯……”公子乙悲痛欲绝，失声痛哭。

凄厉的呼喊声中，沉沉的夜色悄然降临。

第一章

凤舞幻影

夜风拂过大乐正府，吹动树叶，发出嗖嗖的低鸣声，仿佛也在为大宗伯哀伤。

师孟久久徘徊在院中，他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以礼乐安定天下的周王室竟然发生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大周天下还能长久吗？

公子乙担忧地注视着师孟，这么多天了，师父还在为大宗伯之死难过，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一阵寒风吹过，公子乙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他悄悄走上前，施礼道：“师父，起风了，您老人家还是回屋吧。”

师孟仰头看了看漆黑的天空，神情黯然地说道：“凤舞之曲刚有些头绪，可是想不到在这最紧要的时刻，大宗伯却是、却是……”

他眼中含泪，说不下去了。

当年狄人攻破西京，大周乐律丢失无数，致使凤舞之曲在周天子的朝堂上已消失了两百余年。大宗伯姬甫这些年来遍访姬姓宗室，已找回了许多乐律，眼看凤舞之曲就能重新出现在周天子的朝堂上，可姬甫却惨死在宫门前，怎不让他伤心难过。

公子乙扶着师父边往回走边劝道：“事情已发生了，师父还是……还是不要多想……”

师孟道：“我怎么能不想呢？大宗伯精通乐律，每次我听了他的指教，就会大受启发。今后又有谁、又有谁能来指教我呢？”

公子乙和师孟沉浸在姬甫离世的悲痛之中，浑然不知有一个蒙面人在身后窥伺。蒙面人借着树叶的掩护，紧张地盯着公子乙和师孟的举动，似是在寻找着下手的机会。

蒙面人看到师孟和公子乙走进厅堂，立刻从院墙上轻轻一跳，落到院中。

几个家仆举着灯笼，从远处急急地走了过来。

蒙面人闪身躲进一丛低矮的花丛中。

家仆们举着灯笼，来到院墙边，四下照了照，什么也没有发现。

“王福，什么也没有啊，你是不是听错了？”一个高大的家仆不耐烦地望向一个瘦小的家仆。

王福道：“我分明听到了一声轻响，好像有什么东西从院墙上跳了下来。”

高家仆伸了一个懒腰：“也许是一只野猫吧。”

“不管是什么，我们这几天都要小心些。这阵子外面太乱，连朝中的大臣都让二王子杀了。”王福不放心地又四下看了看。

“唉！”高家仆叹道，“二王子如此猖狂，真是让人想不到啊。”

王福道：“他敢这么胡闹，还不是背后有晋国人撑腰。晋国大将军赵简子领着兵马就驻扎在王城外，听人说，若是天子再不立二王子为太子，赵简子就会杀进城里来。”

高家仆小心地看了看依然灯火通明的厅堂，轻声道：“小声，大人最不喜欢听到这些话，你可千万不要多嘴。”

王福压低了声音道：“我也只敢和你说说而已。走，我们还是去别处看看吧。”

蒙面人一动不动，直到两个家仆的身影消失后，这才从花丛中小心地探出头来。他四处观望了一番，发现厢房的窗纸上隐隐约约地映出公子乙的身影。他心中暗喜，小心翼翼地暗影中闪出，向厅堂旁的厢房移动着脚步。

夜色沉沉，一盏孤灯寂寞地立在窗前的案几上。案几前的草席上，公子乙席地而坐，手抚桐木琴，低声吟唱——

彼黍离离

彼黍之苗

行迈靡靡

中心摇摇

一个白衣少女跪在公子乙身旁，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少女是师孟唯一的女儿棠玉，她聪慧貌美，一直默默地爱着公子乙。

公子乙继续吟唱着——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

公子乙声音哽咽，再也无法吟唱下去。

棠玉接着吟唱——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琴声骤停，公子乙的双手僵在了琴弦上，眼中泪光闪烁。

“听说这首《黍离》之曲，是大宗伯所作。”棠玉缓缓说道。

“是啊。”公子乙感慨道，“大宗伯当年路过王室旧都丰镐，看见宗庙毁坏，已成黍离之地，心中百感交集，因而作成此曲。”

棠玉道：“王室迁离旧都，已有两百多年了，怎不令人伤感。”

“当年凤鸣岐山，使我大周兴盛，文王以德收服天下人心，成为一代圣王，武王以大义征伐殷纣，成为天下共主，号为天子，建丰镐、洛邑两大都城，接受天下诸侯进贡。数百年来，大周王室以礼乐治天下，开创成康盛世，使天下安定，万民乐业。可恨幽王宠信小人，为了美人的千金一笑，竟然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致使王室的威严荡然无存，各诸侯大者争霸，小者争胜，杀人盈野，血流遍地……”公子乙痛苦地摇了摇头，说不下去。

棠玉道：“我听父亲说，大宗伯曾屡次劝谏天子，让天子大兴礼乐，重振王室威信。为此，大宗伯还让父亲重修王室乐章，恢复已失传的《凤舞》之曲。”

公子乙道：“大宗伯……大宗伯死得实在太冤。大宗伯身为王室九卿之一，主掌礼乐教化，是最受人敬重的朝廷大臣。竟然，竟然在王宫门前被二王子活活射死，而天子……天子却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

棠玉道：“二王子的夫人来自晋国，他休说是杀了大宗伯，就算是杀了哪位王子王叔，天子也只能忍气吞声。”

公子乙道：“晋国虽然强大，到底只是一个诸侯之国，堂堂天子，竟然如此受制于一个诸侯，可见礼乐之崩坏，已到了无以复加，无以复加的地步啊。”

“天子如此，诸侯又何尝不是如此啊，列国之中，为了争夺君位，已不知发生了多少父子兄弟之间自相残杀的事情……”棠玉忽觉失言，骤然停下话头。

公子乙脸色大变，眼中透出无法掩饰的痛苦之意。

棠玉垂下头，愧疚地说道：“对不起，我担心公子心中太过忧愤，会伤到身子，就有意和公子多说些话儿，没想到……没想到……”

“你别多心，现在我是王室乐官，早把曾国的那些事儿忘在了脑后。”公子乙竭力露出笑容。

棠玉道：“公子真的忘了过去的事儿？”

“当然。”公子乙不想提起往事，有意转过话头，“玉妹，师父还在乐室苦思《凤舞》之曲吗？”

“是啊。”棠玉点了点头，“父亲说，对大宗伯的最好悼念，就是尽快找到《凤舞》之曲丢失的乐律。”

“啊，我怎么能让我师父独自在乐室里苦思呢？”公子乙站起身来，就要向室外

走去，但刚刚迈出一步，就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棠玉急忙起身上前，扶住公子乙：“公子这几天演练乐律，没日没夜地敲击编钟，定是累坏了，早些歇息吧。”

公子乙道：“累是累了点，可我还能撑下去。”

“公子要是不听，我就要告诉父亲了，到时公子不听师尊之命，那可是违了礼法哦。”棠玉嗔笑道，强行将公子乙扶到卧榻上坐下。

公子乙道：“玉妹，你去劝劝师父吧，让他老人家别太累着了。”

“我知道，你快歇息吧。”棠玉应道，缓缓退到了室外。

棠玉走后，公子乙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不断地质问自己——曾国曾经有我那么多的牵挂，我真的能忘了吗？……

千里之外的曾国国都随城郊外，寒风呼啸，荒凉的山道上空寂无人。沉沉夜色中，一群群的乌鸦忽然被惊起，呼啦啦满天乱飞。林间陡地现出无数支戟、矛、斧，在昏暗的月光下闪烁着狰狞诡异的光芒，直向山道尽头一座高大的离宫逼去。

离宫里烛光辉煌，歌声婉转，乐声悠悠。

国君曾侯坐在铺着裘皮的芦席上，举着盛满美酒的玉杯，狂饮不止。风韵犹存的夫人鄂姬端着青铜酒壶，一次次将玉杯斟满。

离宫殿门紧闭，帘幕低垂，挡住了凛冽的寒风。行宫大殿四角竖立着纹饰精美的青铜烛架，架上插着手臂粗的巨烛，燃成一团巨大的火焰。大殿的殿柱下，跪坐着一群乐女，或弹瑟，或吹箫，或抚琴，或击鼓。大殿中央，十多个妙龄美女身穿薄纱长裙，如春花中飘飞的蝴蝶，翩翩起舞。

舞女们不停地旋转着身子，个个香汗淋漓，娇喘微微，显出无尽的妖媚之态。

曾侯兴奋之下，猛地扔掉玉杯，从席上跳起来，扑进舞女队中，左扑右抱。舞女们故作惊惶，夸张地东躲西藏，一时间尖叫声四起。

“哈哈……”曾侯仰天大笑。

在曾侯的大笑声中，无数身披重甲的兵卒闯进离宫，见人就杀。霎时间，离宫内惨叫声大起，血肉横飞。亲卫兵卒和太监、宫女们四散奔逃。

大笑声中的曾侯却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不知道。他只听得见舞女们的尖笑声，只知道追逐那些美丽的舞女……

大殿中只有一个人听到了外面的惨叫声——曾侯夫人鄂姬。此时，她美丽的脸上透着一种混合着冷酷和欣喜的奇异笑容，端坐在国君的坐席之旁。

那坐席后面有一尊鹤足鹿首形状的青铜架，上面架着国君权威的象征——一柄饰有鸟形花纹的青铜宝剑。

乐声欢快，已至高潮。

舞女飞旋，衣裙高高飘起。

“轰隆——通！”高大的殿门陡地被撞开了，血淋淋的兵刃指向了殿内的众人。

“啊——”凄厉的惨叫声里，众舞女、乐师魂飞魄散，四处躲藏。

国君曾侯怔怔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身陷在恶梦之中。

这时，曾国太师习昌手握佩剑，一步步从大门外走进来，逼向曾侯。

曾侯慌忙扑到青铜架前，欲取出他的青铜宝剑，却取了一个空。

那柄只有国君才能掌握的青铜宝剑已握在了鄂姬手中。

“夫人，你……你……”曾侯惊骇而又不解地看着他最宠爱的夫人将宝剑对准了他。

“我的儿子已经长大，国君为何不立他为太子？”鄂姬面目狰狞，一步步向前逼去。

曾侯面色惨白，一步步向后退去。

习昌猛地上前一步，挺剑向曾侯的后背刺去。

锋利的剑刃从曾侯的后背刺入，前胸透出。

曾侯圆瞪双眼，发出最后的一声呼唤：“乙儿——！”

习昌猛地抽出青铜宝剑。

鲜血四溅，曾侯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大乐正府厢房内，睡梦中的公子乙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呼唤，陡然睁开双眼，向纱帐望去。

青白色的月光从窗中透入，将一个狰狞的黑影投映在纱帐上。

公子乙屏住呼吸，悄悄伸出右手，从枕边抽出一柄青铜匕首。

突然，一只大手迅速撩开纱帐，紧接着一柄短剑极为凌厉地向公子乙刺来。月光下，青铜短剑上的鸟形花纹清晰可见。

公子乙抬起匕首，奋力向短剑格去。

匕首和短剑相交，发出“噹”地一声巨响。

行刺者一击不中，紧接着更加凶猛地连环刺出。

公子乙一边奋力抵挡，一边大呼：“有贼！有贼……”

很快，屋门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行刺者忽然一个倒翻，远远退开。

公子乙跃起身，撩开纱帐，向外看去。

行刺者已跳过一扇敞开的窗户，消失在月色中。

这时，门外响起棠玉急切地喊叫声：“公子，公子……”

公子乙奔到门前，拨开门栓，拉开门。

“公子，你，你没什么事吧？”棠玉和几个手持木棍的家仆冲了进来。

“没什么，刚才进来一个贼人，我一喊，他就跳窗跑了。”公子乙竭力保持镇定，

指着窗户说道。

“你们快去追贼。”棠玉忙向众家仆吩咐道。

众家仆答应一声，立刻冲到院中，仔细搜索起来。

公子乙转过身，走到窗前，伸手将敞开的窗扇关上。

“你在骗我，刚才的那个人，绝对不是一个贼。”棠玉发现公子乙的手在隐隐颤抖。

“是的，他不是个贼。”公子乙神情痛苦地说道，“他是一个刺客，想置我于死地的刺客。”

“啊！”棠玉惊骇之下，发出一声惊呼，“刺客，是……是谁派来的刺客？”

公子乙黯然道：“是我父亲。”

“什么，你说什么？”棠玉难以置信，连声追问。

公子乙道：“唯有我父亲身边的护卫武士，才能拥有鸟纹短剑。而那个刺客手中的凶器，正是、正是鸟纹短剑。”

棠玉道：“那刺客就算是你父亲身边的护卫武士，可也不一定是你父亲指使的……”

“他就是父亲派来的！从我一出生，父亲就想杀了我！杀了我……”公子乙歇斯底里地喊道，他的眼中一片模糊，仿佛看到了遥远的过去……

随城之外一座高高的祭台下，一群头戴狰狞面具，披着黑袍的巫师疯狂地旋转着，唱出怪异的祭神之曲。

父亲在习昌等朝臣的簇拥之下，站在祭台对面，忧心忡忡地望着众巫师。

一辆轻车飞驰而至，停在祭台旁。

轻车上跳下一个信使，疾步奔过来，跪在父亲面前。告知众人，伍子胥统领的吴国大军已攻破楚国都城，楚王弃城而逃，吴国大军跟踪追击，正向曾国扑来。

父亲眼中透出无法掩饰的恐惧，情不自禁将目光望向太师习昌。习昌认为，楚王如果逃入曾国境内，必会将吴国大军引来，若让吴国大军进入曾国，后果不堪设想，若想避开这场灾祸，必须斩除妖孽。而据巫师们的说法，上天已有警示，妖孽将于当日在父亲的后宫出生。

当时的后宫寝殿内，母亲正躺在卧榻上，满头大汗，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众多宫女围绕在国君夫人的卧榻周围，忙个不停。

父亲听信了习昌和众臣下的话，决定斩妖除魔，并解下腰间的佩剑，交给了习昌。

忙乱的后宫寝殿内响起了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众宫女喜形于色，纷纷跪倒在卧榻前向母亲祝贺，正当这时，习昌手捧国君佩剑，领着一群护卫武士，大步向寝殿中走去。

宫殿前的台阶上站立着几个内侍太监，看到习昌走近，连忙上前阻拦。

一个太监厉声大喝：“此乃内宫禁地，任何臣下不得擅入。”

习昌高举国君佩剑，脚步不停。众太监望着国君佩剑，脸色大变，立刻跪下来。

不多时，脚步声大起，习昌已带领着众护卫武士闯进了寝殿内，众宫女惊慌地叫着，四处躲避。

习昌右手持剑，左手伸出，一把从年长的宫女手中抢过婴儿。

婴儿大声啼哭起来。

母亲大叫一声，双眼直愣愣地瞪着习昌。

习昌转身就向殿外走去，年长宫女大叫着扑上去，抱住习昌的左腿。

习昌抬起右腿，狠狠地向那年长宫女胸口上蹬去。

年长宫女在惨呼声里，口中鲜血狂喷。

习昌一手持剑，一手抱着婴儿，匆匆走下宫殿的台阶。婴儿不住地啼哭，凄惨的声音四面回荡。习昌眼中凶光大炽，陡然停下脚步，高高举起婴儿，就要向石阶上摔去。岂知父亲的护卫武士西门葛跃上前伸手托住婴儿，并传达父亲要上天收走妖孽的命令。习昌无奈，只好遵从，将婴儿交给西门葛，带往云梦泽，交给上天……

“这个婴儿就是我，上天并没有收走我，可是……可是我的母亲，刚刚生下我的母亲却在那一天永远离开了我。”公子乙泪眼模糊，喃喃地说道。

“你的母亲一定会在天上保佑你的。”棠玉柔声说道。

公子乙道：“所以每当刺客出现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预感。”

棠玉问道：“刺客会再出现吗？”

公子乙摇了摇头道：“也许我应该离开这儿。”

棠玉道：“不，我……父亲离不开你。”

公子乙道：“我不能连累师父。”

“可是我，我呢？”棠玉情急之下，脱口说道。

看到棠玉带着怨意眼神，公子乙痛苦不已。他只是个逃难的诸侯子弟，他自认为根本不值得棠玉如此牵挂……

师孟端坐在竹席上，手抚桐木琴，双目微闭，两眼凝视着窗纱，沉浸在巨大的幸福感中。

几枝细竹垂在窗纱外，在晨光的映衬下，形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

师孟眼中透出激动的光芒，自言自语道：“飞则极轻，落则极重。凤凰欲飞而未飞之时，其音当在极轻与极重之间啊。”

恍然大悟的师孟十指不停地在琴弦上游移，奏出一串串奇妙的旋律。

公子乙和棠玉走在庭院中，听着那在晨雾中传来的琴音，眼中全是惊奇之意。琴音似一根无形的细线，牵着公子乙和棠玉走进了乐室。

二人悄悄地跪在师孟身旁，凝神细听动人的旋律，二人的眼中一片潮湿，泪光闪烁。恍惚中，他们看到天高云淡，崇山峻岭；飞流直下，溪流淙淙；江海滔滔，游鱼成群；苍松古柏，百鸟高飞……

一曲弹罢，师孟缓缓睁开双眼，两行泪水滚滚而下：“乙儿，玉儿，你们听到了吗，这就是《凤舞》之曲啊！”

公子乙激动地说道：“弟子听见了——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就如同天上的白云，山中的溪流，浩大的江海，水中的游鱼，天上的飞鸟那样，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应当与万物和谐共处，像白云那样悠悠自在，像溪流那样顺其自然，像江湖大海那样坦坦荡荡，像游鱼那样无拘无束，像飞鸟那样志趣高远。”

棠玉感慨道：“女儿也听见了——每个人都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心中是那么平静安宁，再也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没有欺骗，没有贪婪。人人都心存感念，感念上天恩赐的万物，感念父母的养育，感念圣贤的教化。”

公子乙道：“长戈都化为犁锄，战马都放养在山中，仁孝大道就像五彩的凤凰，光照四方，包容天下，使万邦如百鸟朝凤一样向往我华夏大周王室。”

师孟微笑着点点头，一脸的欣慰。

《凤舞》之曲自平王东迁，乐律散失以后，周天子的正殿上已经有二百年不能演奏大周的立国之曲，这曾是周王室乐官世世代代的耻辱，他们为此耗尽心血，死不瞑目。今日师孟终于找回了这失去的乐律，可以告慰先辈们的在天之灵了。

由于《凤舞》之曲重现，天子破例来到了正殿，观赏师孟编排的《凤舞》之曲。

公子乙和几个乐师拿着长长的撞钟棒，神情凝重地站立在编钟前。神情激动的师孟对着公子乙微微一点头，亲手敲响了鼓声，公子乙和几个乐师则立刻举起大棒击向编钟。顿时，凝重浑厚而又清雅明亮的钟声在正殿上回响起来。

辉煌的音乐声中，六十四名舞女翩翩起舞，形如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辉煌的音乐声中，公子乙忘我地挥舞撞钟棒，以优雅舒展的动作敲击着青铜架上的编钟；辉煌的音乐声中，师孟的身体随着节奏的变化忽而左倾，忽而右倾，神情如痴如醉。

正殿丹陛之上，周天子坐在高高的御榻之上，双目半睁半闭，亦是沉醉在音乐之中。几个太监弯腰侍立在御榻左右，神情虽是依旧呆板，但眼梢和嘴角都在微微颤动，显然也受到了音乐的感染。

音乐声远远送出，回荡在蓝天白云之间。

乌云从天际漫涌过来，遮住了阳光，天际变得昏暗。